

卷七之八
大匡
中匡
小匡

管子集註

長白達廷書藏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天事國君

儕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傳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

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全

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鮑叔以小白

不肖而賤故難賤臣知棄矣績按言君知已不肖為之傳也使傳小白于次小白不

房玄齡

劉績

補註



得立是君有意棄
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

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用至

同辭傳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鮑叔曰子如是

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

廟者不讓事不廣間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

將有國者未可知也于三公子未子其出乎召忽曰

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

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吾觀小白必不為後

矣績按此言三人下齊猶鼎足俱重公子則

立為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亂之毋以

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

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

子謂諸兒子紀言二子既不能定齊言而又立小

績按二公子指亂小白也已以小白之為人無小智

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非夷吾莫容小白既無

小智必乖逆于俗人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亂雖得

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亂既不濟次在

定社稷非子而誰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

于為召忽

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君吾

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

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

有耐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別本註雖許我

為臣之政然受君令而立子糾若不濟以死繼之是

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將承君命

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紂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

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

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

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

子出奉令則小白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

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管仲曰為人臣者不

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

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鮑叔許諾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

札秩如適言無知之寵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

為襄公襄公立后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戊葵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戊公問不至請代

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

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

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

謂之有札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於

齊桓公聞責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使公于彭

生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於車豎曼曰

堅曼齊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

託為寓寄託也時之舞故百姓有時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

既及禮而謀慮又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傳君而長故免于危已

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

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威吾君之禍以構二

國之然恃其多方拉殺魯君故曰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然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此事遠聞而忍容之然此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

故曰昏生無醜類也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

今而成禍故當誅之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

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履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闔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

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

人伐納公子糾戰於乾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

績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人殺公殺公子糾劫謂

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

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

乃告公其故圖故高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傳公曰然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

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

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齊吾不受彼

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乎鮑叔對曰不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受夫夷吾之不死亂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

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也雖知死必

不受也謂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無二心也則能

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知親亂

也言管仲親亂也亂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君若

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

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

畏慮多則念公曰先及恐註怨為必若先反

施伯怨故不敢之齊必註公曰諾從鮑叔之施伯進對魯君

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為有

難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若受之則齊

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

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托言以說于

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

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若不得也是君每

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每之臣聞齊君

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之用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

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夫管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

殺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

齊曰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疑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東縛管仲

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

參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

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

辱我也若謂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忽也

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臣死矣子生而

謂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者忠義

生者成名生定社稷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行不

虛至必致身受命乃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

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

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

不成九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襄公

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

小白鮑叔曰朔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智召忽

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

其智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則不

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不召忽

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為乎直是智不

無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得衆若及

猶能圖我。續按及謂所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

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同理朋友不能相

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朋友不能相合則

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

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於管仲召忽奉君令

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

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

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

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遺事之未濟也

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

而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

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其從於鮑叔而言

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其從於鮑叔而言

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當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

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

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

踐位八年踐位二年召管仲管仲率公問曰社稷可定乎

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

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

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

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辭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

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

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

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承命故趨立

相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

無事也小脩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

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畜與其厚於兵不

如厚於人人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

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而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

能有行也別本註言未行也二年桓公弒亂不盡行夷吾之

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

桓公與宋夫人飲舫中夫人蕩公而懼公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績按在傳作蒸姬蕩明年公怒

告管仲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脩外舉事

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伐宋大敗齊師公

怒歸告管仲曰請脩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

故敢救吾雖內脩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

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脩兵則用發故曰奪人

諒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

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

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關市

之征後之後謂過常也謂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

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于霸今國弥乱子將何

如管仲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鮑叔曰未也國

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乱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

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

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襲領

而刎頸者不絕襲為制也鮑叔謂管仲國死者衆矣毋

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為祿自殘亦未

能自為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

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

故可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公何能惜之

又內脩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近

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謂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

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

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

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

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

四年脩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

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

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

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

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人則中虛

而諸侯設備數見侵伐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國

無危得已乎績揆言天下兵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詐

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閼更

國界而為魯請比於閔內以從于齊齊亦無後侵魯

謂魯請從服于齊供其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

國也固不帶劔今而帶劔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

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

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

忌恣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公君魯弱於君諸

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君又後有事小國弥堅大

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果

與之遇莊公自懷劔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何用

不兵曹劔之為人也沫下同堅強以忌一可

以約取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

劔曹劔亦懷劔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

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提桓公右承口均之死

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劔將提桓公且以右手自承

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君之管仲走君曹

劔抽劔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高階

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管仲曰君與地以

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

不脩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弼師

既不陷其兵蓋故出入自國辟其人

也以其者之過故弼息其師也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

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

無若諸侯救宋何

夫杞明王之後也

杞夏之後

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

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脩外舉義不信君將

外舉義以行先之

以內行先之

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

此不救後無以伐宋

今不杞於後無管仲曰諸侯之

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

民夫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

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

之道者不競于兵

兵者凶器競之則危

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

對曰以臣則不然

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

若令人以重幣使之

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

使之而不可

謂宋不從令也

君受而封之

受杞告命而建封之

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

言公乃命曹孫叔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公緣令以封之

緣令杞城

予車百乘甲一千

謂與杞也

明年狄

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

致命於齊以告急

桓公築夷儀以封

夷儀邢城

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



原件短缺

於虛

虛地名詩所謂升彼

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

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

小國之亡理則亡矣不當封也

今君近封三國國及若何

國之車及於封

桓公問管

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實安得有其名

既有行封之名

則當虛因而為之安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

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

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

更問以所行之政也

管仲對曰公內脩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

諾乃輕稅弛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

事謂已行也管

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

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政也

桓公乃告諸侯必是三年之

食安

有三年食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

既行

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

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

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

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

予祿

於國無勞者不得專於祿

士庶人母專棄妻母曲妻

所謂母障谷也

毋貯粟毋禁材

山澤之材當與共之也

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

矣

行之於歲而有不加刑罰

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

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不都桓公告諸侯未

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其竭至言桓公以車千乘

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諸侯

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

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

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三者無一焉可誅

也無一尚可誅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

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君有過大夫不諫士

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

梯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桓公受而行之近侯

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

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繼饗國四十有二年桓

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五十而取一取其

五十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壞二歲而稅一率

歲而一上年什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

不稅歲飢謂時歲歲飢施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

而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

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高子識工價之有善者

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

士弗鄭為宅為宅掌脩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車職務故近宮

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工賈近市三

十里置遞委為有司職之遞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積以供過者立官以主

之從諸侯款通謂從諸侯款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遞之有司當令。若宿者令人

養其馬食以委其宮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

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里之郊地相與為

費義我數而不當有罪我謂供客之禮也費義數而於

欽承奉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

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三大夫既已選得

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曼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於君

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卒年。以卒年君舉謂終

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

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此

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

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續

使友居下也照矣有少長好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

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

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

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

違老治危危傾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

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過不

廉意也不進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不稱吏

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此君承用之其人善則

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已而不女子則廉察其意而罪

獨見也於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

父貴而出與師俱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凡三者

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

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者有賤而又不知則不臣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

者非以年僻易義則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祿者既

以姦偽易祿也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

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卷第七

管子卷第八

中匡第十九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

二以供賓客

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

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歆白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

以

子為賢嘗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

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

譽

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為死

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

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粟

搗壞則生粟

未可以

房玄齡註

劉績補註

為貨

破木成器則貨

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

為貴財安可有

各財則失名故不可有

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

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

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

贖有罪使出甲兵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

戟脅盾也既出盾入

過罰以金

過誤致罰出

軍無所

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說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

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先施愛於四封之內

則士致死故可以惡安鄉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

敵之國

卿大夫家安得大臣及

賜小國地而後可以

誅大國之不道者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

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發也必有利也而

後必有害也

桓公曰昔三王者既試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

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

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

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

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為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
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許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
失百姓計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道而
有者亡矣古之墮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
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
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其桓

公而又崇蓋之款以尊顯之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掘新井而柴焉新
以孝清示教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
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

飲仲父寡人自以為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

何也謂不辭而出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

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

與言少進中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

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

聞之況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傳厚於味者薄於行慢

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

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脩也仲父年長雖寡

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與一朝樂飲而為安

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

者也三王失之非一朝之萃三代之季亂亡者非一朝之故其而由來者漸

矣萃集也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礼再拜

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

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

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

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

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

孫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礼也法行而不苛刑

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瘡悼獨苑濁困滯皆法度不

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瘦羸微隱者也

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

於世也此為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

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也

之耐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操所以作事國柄者所以賞罰之紀要也志信可結

於諸侯臣不如也績按齊語諸侯制禮義可法於

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

臣不如也枹擊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

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鈞殆於死今

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

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

人請之魯公曰施伯績按一魯之謀臣也彼知吾

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

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戮以徇群臣也魯君

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才故

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

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

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

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

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

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

受而甘心為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子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

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在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國

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政績按一作殺魯君曰諾

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殺之

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之賊得之以拘於國為群臣

僂魯也誠羣臣君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言

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績按一作非使臣不能受

命能一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東縛而押以于齊

桀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與三奉其聲偽施伯從而笑之

笑笑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恐不僂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只以自成也稱奉鮑叔曰相公

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

魯以戰能使魯敗與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以得天與

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一

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

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

勞其君

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顧以顯其功衆

必予之

與君施用管仲績按言鮑叔知齊無他辯為

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致不佚也有德力死

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

假令管仲力

時之事耳猶尚可加况不取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

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何言不可加也

今鮑叔為拒得仲生者則功無以加矣

昭德以貳君也按貳君即前勞君謂使桓公思前唯

不一於也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後而浴之三謂除其凶邪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誥插柱一本作攝弟子成所

謂攝柱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公辭斧三

然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柱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

曰應公之死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

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

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

士唯女是崇九嬪六嬪九嬪謂諸侯所娶九女陳妾

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綺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

之弊游車弊然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

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
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
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
之遠迹以成其名。續按齊國語作容比較
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按或其人為道者與之
式美以相應比級以言原本。其所以始終相應然後次
比緝綴書之簡故能示其不功之以慶賞亂之以
刑罰冀除其顛危以為民終始。績按設象
其類而除賜予以鎮撫之。績按設象

設末謂下之所行。象法于象類故萬民相治象
分是也。老人也國語作班存也。言合群更比校民
合綴連於書推刑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
賞虛則糾以刑罰於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
之猶勞之來之意也。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昔者
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
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
姓可御矣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
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以國
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

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

臣謂三軍之官也。績按此言士之鄉。市立三鄉。商之鄉。績按此言工

立三族。績按此言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以

其官。績按此二句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

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

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

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

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

為政者文政听鄉。績按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為邑

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

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為立丑政使各

一屬為是故正之政听屬牧之听縣下政听鄉按

邑則三鄉下缺為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國語以連

正政政牧政下各保而聽鄉屬之听毋有淫泆者桓

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

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不可使離

處雜處則其言咤其事亂也。咤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

於間燕處士則燕處農必就田墾處士必就官府處

商必就市井市井必四方若造井今夫士羣萃而州

處間燕每州之士群萃共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

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暮從事

於此旦暮猶朝六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其異物異事也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孝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

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

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謂四器。績按當作權節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註皆非齊語

作權節其用是也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

及寒耜耒一人執之以墮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

草之葉者脩除其田深耕均種種當疾耨之先

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挾槍揅

也刈鎌也耨鉏以旦暮從事於田植稅衣就功脫其

便事而首費別苗秀列疏密也謂苗之疎密者當均列之首戴

苧蒲苧蔣也編苧身服襪襪謂鹿豎之衣可以

緝沾體塗足暴其髮膚及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

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孝不勞而能是故農

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其秀材之

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

者也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

敬畏威農有司見之而不以罪其告五有司已於事

而竣。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今夫工群萃而州

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惡權節其用

論比計制。績按齊語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相語

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相高以知事。以能知器用

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群萃

而州處觀凶飢塞國變。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

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績按輅以

同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

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

異物聚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

以時。績按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

地而喪其政則民不移矣

相地沃墾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墾而不移其喪也

績按政正旅舊則民不惰

國之軍旅正之以從由

齊語作征救常作齊語作政不旅則民不偷旅口棄故曰不

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

苟謂非時陵陸丘井田

疇均則民不惑

績按惑

無奪農時則百姓富犧牲

不勞則牛馬育

過用謂之勞績

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

干求

也時時見曰會款水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

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

脩公族家齊家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

矣扣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故舊罪脩舊宗立無後

則民殖矣放田罪則全人命倚則宗則收散親省刑

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於使教國則民有禮

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

以親則使而可之乎管子對曰奉財長工以止民用

工能積財奉而長之陳力尚賢以勸民之美能陳力

民則慕而不費用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

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

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

乎欲從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公曰安之柰何管

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績按嚴齊語作業皆多

也當施子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寬政後敬百姓則國富

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

欲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

征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

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

隱而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

公曰為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為為高子

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

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

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

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

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

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

率之五鄉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

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

為旅鄉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

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率有高子之

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正旅秋以田

曰狝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

郊續按齊語政作正字內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

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

死喪相恤禍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

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卒戰足以相識目以相

見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

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士誅無道以定

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績按此即參同五卿一帥每歲報政於君公

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

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

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

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勇於股肱之力

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

慈孝於父母不長第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於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与有罪者比而掩蓋之也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脩德進

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受之官而役之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

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

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績按一作慎端慤以待時

使以慈善待時待可用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

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柄之政言公宣其鄉

里而有考驗宣適也適問其鄉里之人廼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其事其質體以參

功又時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

其骨而己肉者所謂皮相也績按齊語作可立

而授之以國家之患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

耐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鄉之佐為鄉大夫之佐名之曰三

選名此高子國子退而脩鄉朝士既畢

鄉鮑在朝鄉退而脩連績按即前連退而脩里績

按即前里退而脩軌績按即前軌退而脩家績

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

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上

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女無家罷女九

耻娶之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同極

忘故逐於女三出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家是不貞

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

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

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

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脩政則人無苟且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績按此即五屬

於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

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

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

聽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

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於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

績按秀上前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

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孝

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

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績按齊語作

縣下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績按前卒退而脩

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

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強封內治

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

曰卒伍定矣事已定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

子對曰未可若君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

甲兵吾欲輕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升八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

二戟蘭即所謂蘭對兵架也韜革重革當心者之所

輕罪贖以韜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分宥薄罪入以

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

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

三月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績按正如春秋

傳正直為正之正言罪五刑本無所坐屈抑訟獄者

若為之正先已三禁之不從成獄不直則入束矢以

罰其誣齊語作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

夷鋸擗試諸木土夷鉏類也鋸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

為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其為理理也審

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

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績按前徐開封

慶衛區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

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

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

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

奸擇其沈亂者而先攻之以政正也。績按齊語作

政乃攻字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則

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

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

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弊以極聘覲於諸侯規

也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

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度

其侵地常潛常潛也名。績按語作堂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教

有弊有弊也渠彌於有階得教之穿渠網山於有牢教之立

必必也

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同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及其侵地吉臺原始與柴里皆地名。續按

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網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

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及其侵地柴夫吠狗

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網山於有牢四鄰大

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至南於岱陰謂岱山西

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名。續按地

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

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續按亂不暇於

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存魯蔡

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征伐

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續按地乃

望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室使貢絲即所謂縻絲者也

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於隆嶽荊州諸侯

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方

舟設附續按一作接附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續按

石縣車東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

夏之不服者。續按拘之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

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也故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

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篤神謂以上下之神

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

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甲不解鬣兵不解鬣鬣所以蔽兵謂脅盾

解兵於鬣言不用也發無弓服無矢發亦言不用也寢武事

行文道以朝天子謂保而朝天子

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

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致胙且有

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尔自卑勞寧易爾伯舅毋下拜

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無下

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

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

竹山戎獫狁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邑牂

柯越不度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

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昔三代之

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仲對曰夫鳳凰鳶鳥不降而



原件短缺

鷹集鳩臬豐庶神不格

庶神不至則未欲其祭享

守龜不兆

守龜之

守龜不兆謂不以誠信告之

握粟而筮者屢中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

曰龜長筮短詩

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

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

義後日昌

前抱德義後有日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

昔人之受命者龍龜

假也

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

乘黃神馬也山海經載云坤利牝馬

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遲注神馬之比

今三祥未見有者

三祥謂龜龍

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日出見客天下威不遠

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母下拜恐顛蹶於下以

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

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

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

為之憂可為謀者與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

而不有也

績按齊語作軍

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

魚塩于東萊

自東萊通魚塩於諸侯

使関市幾而不征堙而不

稅

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

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

鄆陵培夏靈父丘

皆邑名績按齊語作築蔡茲曼負夏領靈丘以衛戎狹

之地所以楚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盖與杜丘

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績按勸教之

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父母近國之

民從如流水故行地茲遠得人弥衆是何也懷其文

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左

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休

場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

懃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

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其尊小

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

侯不懼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

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周其小人不失

成命周給小人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

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

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謀以蓋

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

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於天

下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

也則唯明君在上察相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然後對以參國也

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

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

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

其胥領連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子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之任也子大夫

不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

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

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側

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諸侯使者無所

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

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

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汗行不幸而好色

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

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

不可於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倭優則

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

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

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

待他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礼好孝

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

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

廉而苛狀苛狀密習也言多足恭而辭結其辭能与人定交結

績按大匡作博於教而又巧於辭不好立大正荆

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游荆請使往

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將出然後退相三

月請以誦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

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之官墾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入衆盡地之利臣不如高柴請立為大

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

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

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

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

吾一不如於五子各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

子能易夷吾不能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

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三十一

內言四

壽